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确然性的寻求及其效应：近代西欧知识界思想气候与康德哲学及美学之研究 / 李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203-0139-8

I. ①确… II. ①李… III. ①自然科学史—思想史—研究—  
西欧—近代②康德 (Kant, Immanuel 1724 - 1804) —哲学  
思想—研究③康德 (Kant, Immanuel 1724 - 1804) —美学  
思想—研究 IV. ①N091.56②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0625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379 千字  
定价 9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确然性的寻求及其效应——十八世纪西欧知识界思想气候与康德哲学及美学之研究》(13YJC751022) 最终成果

本书出版得到

安徽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康德美学的都市化境遇》(2011SQRW018)

安徽高校省级学科重大建设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A 类重点学科

资助

哲学思维的先决条件——探讨认识的努力必须从这些先决条件出发——即对“真理和确然性的爱”。

——莱因霍尔德<sup>①</sup>

我们必须寻求确定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就是确认，就是一贯的、纯粹的认识本身，这就是思维；然后那笨拙的理智就按照思维的要求向前推进。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体性（Subjektivität）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sup>②</sup>

It is a case of our having lost sight of the main purpose of Kant's thought because we have taken too myopic a view of his philosophy.（吾人之常常迷失于康德思想之主旨，乃吾人于考察康德哲学之际，撷取过于短视之眼光所致。）

——John E. Smith<sup>③</sup>

---

① [德] 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宋祖良、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0页。

②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9页。

③ J. E. Smith (trans.), *Foreword, Kant's Weltanschauung*, Richard Kroner (aut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vi. 参阅 [德] 克朗纳《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页。

## 序

我与李伟博士虽未曾谋面，却不乏一些通信交往。早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就曾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给我征求意见。后来，他还曾有做我的博士生的想法，只是可惜未能如愿。我对他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来自当时在厦大的同事、中文系的周宁教授。有一回授课的时候，周宁正好从教室路过。他特意告诉我，他到外地开会时遇到一位安徽师大的研究生，也就是李伟，想报考我的博士生。接着周宁教授对李伟的才气颇为称赞，称他发起言来滔滔不绝，文思敏捷。有“才子”之誉的周宁那“哎呀”的赞叹声，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白驹过隙，一晃 11 年过去了。这期间李伟已在上海师大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发来邮件请我作个序。我当时好是踌躇了一会儿。因为作序看似简单，似乎写上千把字也就可以了。但难的是，如果认真地进行，对该书的精华与不足做些评论，则对于作序者不啻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这首先需要花不少时间来研读它。不过，最终我想还是不要使作者失望，以免拂了他的好意。

拜读了李伟的这篇学位论文，我想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它所把握的是一个哲学上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知识观的问题。“确然性”的确是德国古典哲学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康德哲学如此，黑格尔哲学也是如此（它动辄以“客观知识”“客观理念”自诩）。知识的属性在康德的理解中，乃是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总之是一种“确然性”。比之近代哲学，现代哲学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知识观上的变化，其典型的标志是哲学解释学的“理解”理念，其标志性的命题是伽达默尔的“最好的理解是做出与作者不同的理解”。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被不断重新理解和诠释的东西，其意义是可以不断生成的。这就至少在某些方面（例如人文科

学领域)改变了我们对知识与真理的看法。后来更有“后现代哲学”的出现,其矛头直指的,也是确然性的一种,即“普遍性”。利奥塔,这一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言是“后现代就是反对‘元叙事’”。这里的“元叙事”,所指的就是一种用以判定其他话语的合法性之普遍的、标准的话语。

此外,该篇论文在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上,也不乏有一些精到之处。如对康德在普遍确然性与客观有效性的关系上所遇到的难题的认识。由于康德哲学的“先验”性质,也就是它断言一些逻辑上先在的范畴和规则等,具有能够赋予知识判断、道德法则以及审美判断以客观有效性的功能,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主观性的概念、规则,如何能够赋予对象以客观有效性?作者理解了康德哲学的这一难题,也花力气对此进行了一些解读,指出康德“用主体间的普遍性‘推证’主客间的符合性”的做法,是先验哲学“最令人难以理解也最易招人非议之处”(p. 222),这体现了他在哲学研究上的悟性。

不过,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我也有与作者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并不认为“批判哲学的基本主题是‘确然性的寻求’,旨在探出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和鉴赏判断之具客观有效性的先天原则和根基”(p. 240)的提法,而是认为,批判哲学的基本主题是对认识活动、道德行为与审美判断的“根据”的追求,“确然性”只是用以论证这种根据的可靠性的一种方式。换言之,“根据”是目的,“确然性”只是手段。这种“根据”的作用表现在康德哲学那里,就是“按规则思维”或“按规则行动”。

哲学界的同行都知道,研究康德哲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才高如王国维者,初涉康德哲学时,也不免有读《纯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的困惑。李伟在康德美学以及德意志美学的研究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起步,因此我祝愿他能够继续在这一艰苦的学术之路上前行,能够时常传来新的声音。

陈嘉明

2016年9月1日

## 本书征引康德文献注释方式

### 本书常引康德著作缩写体例

CB =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剑桥版康德著作集”)

《著作》 = 《康德著作全集》第1—9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10年版

《文集》 = 《康德美学文集》，曹俊峰编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书信》 = 《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实批》 = 《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德文简称 *KpV*)

《判批》 = 《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德文简称 *KU*)

《奠基》 =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德文简称 *GMS*)

《导论》 =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天体》 = 《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

### 本书注释简写例释

1. CB/*Theoretical Philosophy, 1755—1770* (1992): 270 = AK2: 297

“CB”如上，左斜线后“*Theoretical Philosophy, 1755—1770*”为该卷卷名，小括号里的“1992”是出版年，冒号后的“270”是所在页码，“=”后的“AK2: 297”是指剑桥版英译对应的科学院版“康德全集”(*Kant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简称为AK)原版卷数和页码。



2. 凡引《著作》，皆用夹注方式，标明所在卷数及页码，式如（《著作》2：429），“2”为卷数，“429”即引述所在该卷对应页码，可依《著作》之边码查覆科学院版“康德全集”对应位置。

3. 三大批判引文一律采取夹注方式（诸译本间可通过“边码”即AK版页码对查）。

第一批判：“A491 = B519”。其中A、B分别指《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其后数字为德文原版AK所在页码。译文以邓晓芒译本为基础（《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参以李秋零译注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二批判：“《实批》39”。其中“39”为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所在页码，译文据《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校改。

第三批判：“《判批》39”。其中“39”为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所在页码，译文据《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三联书店2008年版）和《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校改。

4. 凡引《书信》，均于其后出以前揭李秋零译本之页码，式如（《书信》21）。

5. 凡引《文集》，均于其后出以前揭曹俊峰译本之页码，式如（《文集》21）。

6. 所有征引文献的具体版本信息，均可于文末的“参考文献”中查找。

## 作者简介

李伟，男，安徽太和人，1982年生，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主要从事美学和文艺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已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撰写学术著作（教材）3部。目前主要从事康德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

出版策划：冯春风

封面设计： 大鵬設計  
010-81574849

# 目 录

序 .....	陈嘉明 ( 1 )
本书征引康德文献注释方式 .....	( 1 )
导 言 .....	( 1 )
一 解题 .....	( 1 )
二 现状述评及理论意图 .....	( 9 )
三 基本概念的预先说明 .....	( 15 )
<b>第一章 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普遍危机</b>	
——聚焦柏林科学院 1763 年的有奖征文 .....	( 26 )
第一节 柏林科学院 1763 年有奖征文的思想史意义 .....	( 26 )
第二节 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处境对比 .....	( 28 )
第三节 近代形而上学的落寞与纷争 .....	( 34 )
第四节 危机下的转机及理论后效 .....	( 42 )
<b>第二章 近代西欧学术研究的价值祈向</b>	
——寻求无可置疑的确然性 .....	( 46 )
第一节 近代学术演进的大致脉络及知识实用观的确立 .....	( 46 )
第二节 近代思想气候形成的社会心理根源 .....	( 54 )
第三节 无处不在的“牛顿波” .....	( 58 )
第四节 热衷划分知识等级的近代哲人 .....	( 80 )
第五节 近代形而上学确然性寻求之路：从几何学到物理学 .....	( 91 )
<b>第三章 从确然性的知识到知识的确然性</b>	
——康德哲学命意的内在转换 .....	( 117 )
第一节 关键的“1762 年” .....	( 118 )
第二节 卢梭是决定性因素吗 .....	( 124 )

第三节	寻求确然性的知识：自然科学时期的康德哲学	（129）
第四节	寻求知识的确然性：转至科学背后的康德哲学	（140）
第五节	因果律：从科学原则到哲学难题	（147）
<b>第四章</b>	<b>从“确然性寻求”中转出的“普遍性”</b>	
——康德哲学的“佛陀式”精进		（153）
第一节	作为“思想事件”的“应征作品”	（153）
第二节	视灵者缘何虚妄：从“知性的自由”到“理性的统一”	（170）
第三节	“费边的荣光”：获致“理性统一”的方式	（174）
第四节	前批判时期对道德和鉴赏之“普遍性”的哲学思考	（178）
第五节	作为普遍性之人性根源的“共通感”	（201）
<b>第五章</b>	<b>“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性诉求</b>	
——先验哲学的理论动机与内在理路		（210）
第一节	先验哲学的真理观	（210）
第二节	“先天综合判断”对“客观性”内涵的重构	（216）
第三节	“我应当做什么”这一点能确然知道吗	（227）
第四节	鉴赏判断对普遍有效性的独特诉求	（240）
第五节	反观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格局	（277）
<b>第六章</b>	<b>从哲学美学走向艺术哲学</b>	
——重新发现席勒之于德国古典美学的转舵意义		（282）
第一节	从美学的理论型态看康德美学的性质	（282）
第二节	当代西方美学的“艺术哲学化”趋势	（285）
第三节	席勒《论美书简》之于德国古典美学的“舵手”意义	（299）
第四节	德国古典美学的内在理路：确然性的寻求	（316）
<b>余 论</b>	<b>对“人文原创何以可能”的反思</b>	（326）
<b>参考文献</b>		（340）
<b>后 记</b>		（360）

# 导 言

## 一 解题

本书以康德哲学及美学为研究重心，向前推至17—18世纪西欧各国思想文化，向后延及德国古典哲学及美学。因此，研究的大体范围仍然集中在德国古典学术之内，意在通过振叶寻根、观澜索源以达至对讨论主题之同情式和过程化的理解。

### 1. 何谓“德国古典美学”

自康德“就职论文”即《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出版的1770年，至黑格尔最后的伟大著作《法哲学原理》发表的1821年，这约略半个世纪即通常所谓的“德国古典哲学”（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严格的译法应当是“德意志经典<sup>①</sup>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sup>②</sup>。这一概念为恩格斯所首倡

---

<sup>①</sup> “classic”并无“古”的意思，经得起考验的第一流著作家或作品均可以称为“classic”（经典、典范），法国19世纪大批评家圣伯夫（S. Beuve）曾作《何谓古典》一文（1850），是后世一切讨论此语的基础。参阅朱光潜《什么是classics?》，载《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9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4—65页。恩格斯以“德国古典哲学”表达的是自康德迄黑格尔这段哲学历程的经典或典范意义，西方学者一般称这段哲学史——除康德至黑格尔外还包括莱布尼茨、莱辛、席勒、赫尔德甚至一些浪漫派诗人——为“德国观念论”。本书视二者为等同的概念。

<sup>②</sup> 费尔巴哈不应列入其中，这首先是恩格斯所赞同的，他在未完的《自然辩证法》中云：“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研究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1890年10月27日写给施米特的信中亦有：“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7—288页）而早在1843年秋完成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就已谈道：“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随同发生的是德国的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黑格尔完成了新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若从学理和哲学理念角度说，这样概括就更是合理了。故而，前有朱光潜后有俞吾金，均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终结”（Ausgang）一词的翻译提出过异议，俞先生主张应当像史都克（Dirk J. Struik，1894—2000）那样译作“出路”或“结果”（参阅俞吾金《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思考》，《江淮论坛》2009年第6期，第5—6页），朱先生1979年就提出以“终结”译“Ausgang”不妥，并引西方学者的各种译法为证。参阅朱光潜《建议成立全国性机构，解决学术名词译名统一问题》，载《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7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1—252页。

(《自然辩证法》，187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后借列宁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广为流布。“德国古典美学”(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Ästhetik)则是这一概念的逻辑顺延，如西德美学家赫尔穆特·库恩的《黑格尔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终结》(*Die Vollendu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Ästhetik durch Hegel*, Berlin: Junker und Dünnhaupt, 1931)和东德理论家贝格瑙(S. H. Begenau)的《德国古典美学中的美论》(*Zur Theorie des Schönen i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Ästhetik*, Dresden: Verlag der Kunst, 1956)<sup>①</sup>。西方哲学界对此更通常的叫法是“德意志观念论”(des deutschen Idealismus/German Idealism<sup>②</sup>)，如狄尔泰的《黑格尔青年时代及其他有关德国观念论史论文》(*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 und andere 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906)、康德主义运动“西南学派”的佼佼者克朗纳(R. J. Kroner, 1884—1974)最为学界推重的两册巨著《从康德到黑格尔》(*Von Kant bis Hegel*,

① [东德] 贝格瑙：《论德国古典美学》，张玉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② “Idealismus/Idealism”一词，原有“理念论”“理想主义”或“观念论”之意，有研究者（参阅徐向东为罗克莫尔《康德与观念论》所写的“译者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曾建议不要再译为臭名昭著的“唯心主义”，尤其与“实在论”相对时，因为这很容易把它引为“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对立者，从而把一个完全学理上的概念（事实判断）武断地（政治）化为价值判断甚至是唯一标准，它实在不与任何政治立场直接相关。鉴于近代哲学（知识论）多取“表象主义”的路向，现依相关学者改译为“观念论”，其基本内涵是，认定观念在认识论上或形而上学上都是（逻辑）在前的，外在世界只有通过观念的工作才能得到把握，心灵活动是我们关于外界所能说的一切的中介。因对观念的性质有多种理解，相应地有多种观念论：客观观念论（柏拉图）、主观观念论（贝克莱）、先验（形式）观念论（康德）、绝对观念论（黑格尔）。参阅[英]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唯心主义”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464页。另外，选择“观念论”译名还有另一层考虑：idea来自eidos，而后者原有“看”的意思，当然只是灵魂之“看”，故而，“观念”的“观”可对应于此（黄裕生）。依牟宗三先生，“实则在西方的传统里，并无真正的唯心论。因为‘Idea’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型’义，或康德的‘理念’义（理性底概念），或柏克莱的‘象象’义，虽皆与心有关，而皆不是心。像陆王那样的‘心学’之心，或佛教‘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样的平常心之心，在西方是没有的。”参阅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308—309页。在古希腊尤其是柏拉图语境中，Idealism应当译作“理念论”，因为在柏拉图那里，“观念”是与“意见”“表象”或“现象”对应的，而在近代哲学里，和知识论相关的首先是“观念”或“表象”；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语境中，Idealism可以译作“唯心论”或“唯心主义”。

1921—1924)<sup>①</sup> 和哈特曼 (N. Hartmann, 1882—1950) 《德国观念论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923)。“德国古典美学”之更通行叫法是“德意志观念论美学”，如克罗齐的《美学》(1902) 和吉尔伯特、库恩合写的《美学史》(1939)<sup>②</sup>。真正较早集中讨论德意志这段美学思想的，应当是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 于 1854 年秋完成的《现代美学概念批判》。在这篇论文中，车氏主要讨论了“德国美学家所发挥的美学概念，因为只有德国的美学才和美学之名相称”，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黑格尔及其门徒费歇尔 (F. T. Vischer, 1807—1887) 的观念论美学思想。<sup>③</sup> 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之所以能被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加以称呼和研究，理据就在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体系对“观念论”即“在意识过程中去剖析经验世界”的一脉相承——“康德哲学最大的影响在于：所有这些体系的共同特性是观念论”，“他的直接继承者……按照其最重要的特征在观念论的名义下得到最好的总结”。<sup>④</sup> 总之，“思想的观念论” (Idealismus der Gesinnung) 是历史形成的德意志思想家的“共宗” (Einmütigkeit)<sup>⑤</sup>。

## 2. 作为观测点的“思想气候”

“18 世纪前后西欧知识界的‘思想气候’”这一议题有一理论前提，也是一般思想史研究者通常所坚信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氛围或主导精神，它影响着该时代思想和行动的几乎所有领域。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的“思想前提”“知识型”或“话语系统”，决定着它的时代能够思考哪些问题、如何思考这些问题以及由之采取怎样的行动。这种宏大叙事，

① 此著“导言”有两个汉译本：陈镇南选译本，载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26—133 页；关子尹译本，载其编译的《论康德与黑格尔》，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9 页。

② [意] 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美] 吉尔伯特、[西德] 库恩：《美学史》下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现代美学概念批判》，辛未艾译，载《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 页。

④ 参阅 [德]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778、728 页。

⑤ [德] 克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导言》，载关子尹编译《论康德与黑格尔》，第 9 页。

只是一种学术观察应具的视野，并非认定时代精神先已存在，其余的一切都先在地被决定了——这是误解，误解的根源在于：机械地、静止地和单方面地理解了所谓的“时代精神”。恰恰相反，“时代精神”在本性上是动态的和有机的，它在时代的进程中被塑造，同时又塑造着它置身于其中的那个时代，两者互动互塑。但是，此一时代之为此一时代，在思想的整体风貌上自有其异于他时的独特之处，就是说“时代精神”中有相对稳定的因素。揭示思想流动中的这一相对稳定的因素，正是思想史研究的重心，也是我们首先须在观念上确立的工作前提，更是本书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我把“时代精神”中这种相对稳定的因素按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教授的意见称之为“思想气候”。

“思想气候”（climate of opinion）一语在思想界的流行，源于怀特海那部有“二十世纪方法导论”美誉的《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一书对它的重新启用。<sup>①</sup> 作为学术概念，首先由17世纪哲学家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 1636—1680）于其处女作《教化的虚荣》中所使用<sup>②</sup>，后在丹纳《艺术哲学》（1865—1869）中以“时代精神”之名被继承。20世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 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中用它做了首章的标题，称其“很有必要”，因为“论据左右着人们同意与否之取决于表达它们的逻辑如何，远不如取决于在维持着它们的那种思想气候如何。”<sup>③</sup> 著名新康德主义者、马堡学派的精神领袖之一恩斯特·卡西尔在事后自述其《启蒙哲学》（1932）以及被

---

① 它的同义词还有“the intellectual climate”“climates of opinion”“a state of mind”“a climate of thought”“a climate of opinion”。怀特海说：“A climate of opinion—to use the happy phrase of a seventeenth century writer—quires for its understand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its antecedents and its issues.” 参阅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1997, pp. 3—4（以下凡引此著汉译皆以此版本对校）。英国著名诗人奥登（W. H. Auden）在“*In Memory of Sigmund Freud*”（1939）一诗中，也曾用了“a whole climate of opinion”。在“*Bloomsbury Guide to Human Thought*”的“Romanticism”（1993）词条中，亦有“a climate of opinion—based on the idea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elf-expression”。

② Joseph Glanvill, *The Vanity of Dogmatizing: the three versions*,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Ltd., 1970, p. 227.

③ 参阅 [美] 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当作这本“大部头著作导言来读”的《卢梭·康德·歌德》(1944)之主旨时,也从怀特海那里接引了这一术语:“它们都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18世纪的文化,并且说明产生该文化的‘思想气候’。”<sup>①</sup>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人、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在1988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曾就如何进入思想史研究着意拈出此一概念:“思想不是单子,它们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跟人们的信念、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世界观紧密相连。思想之间相互碰撞和影响,并不断地呈现,成为所谓‘智性气候’(climate of opinion)的组成部分,它跟物质因素一样,形成人们的行为和感情,并且历史地变迁着。”<sup>②</sup>在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1965)的讲演中,伯林又称这一概念为文化的“主导模式”(dominant pattern [models])<sup>③</sup>。有鉴于此,本书亦援引这一概念,以说明18世纪前后西欧知识界正为怎样一种“思想气候”所左右,及由此所取得的那些不朽业绩和必然带来的诸多思想难题。

所谓“思想气候”,实与库恩的“范式”或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相通。然本书所谓“思想气候”要比它们都更宽泛些:与“范式”相比,“思想气候”是运动的和历史的,几乎是一种心理能量或思想祈向;与“社会性格”相比,它又是结构性的和策略性的,执有明确而自觉的主导意义。因此,“思想气候”既是一种“社会性格”又具有像“范式”那样普遍的范导意义。须事先说明的是:言说某一时期的“思想气候”,不是说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一致赞同,无有例外——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它不是全称判断,只在概率论意义上有效。总之,“思想气候”是一社会学范畴或文化哲学话题,它表达的是一种致思倾向或社会的普遍心理诉求,它有统计学意义的准确性,在一定范围内能相当准确地反映思想世界的实际。

### 3. 18世纪前后“思想气候”的精神实质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丹尼·狄德罗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百科全书”词条中说过这样的话:

① [德] 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页。

② [伊朗] 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③ [英]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